



## 大地秋日

□宋扬

秋天的树林不再深如密不透风的海，桉树、白杨、青冈、苦蒿正不紧不慢往苍黄里变。各种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灌木、乔木不甘就此退出四季轮转的舞台——它们龇咧着的枝丫似怪兽的老牙，还不想收回去。胆小的人在密林入口依然只能望而却步，冬蛰前，谁也无法确认还有没有蛇出没。它们的花衣让人困惑，它们蠕动的腰身让人头皮发麻。人与蛇有着分属各自的时间和领地。密林边缘，杠板归挺着紫红的浆果，一粒一粒蒜瓣形的小球攒在一起。杠板归的叶才是精华，民间医生将其捣烂，敷伤口，可祛蛇毒。自然万物如是相生相克，有让人胆战心惊的毒蛇，也有对付蛇毒的野草，各物种间总趋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可是，谁又愿意带着杠板归深入密林做一次虽看似有惊无险却依然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不懂航拍而渴慕俯瞰田野者，不妨往山顶走。回望山下，阡陌纵横，成“井”字，成“田”字。几块不规则的土的田埂，又可能组成一个“Y”字或“Z”字。图案随观察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看啥像啥。再仔细看，又啥也不像了。大地这本田野画册的图案与线条多变、立体、丰富着哩。

番薯藤举着红粉的花，吹喇叭一样骄傲，恨不得把主人的勤劳播给整个村庄听。和番薯套种的玉米秆一砍，贴地而长很少被阳光眷顾的番薯藤由此独享了阳光、雨露和养分。秋风催熟了田野，风一捎，番薯藤蔓上的喇叭可着劲儿吹奏开来。克莱德曼《秋日的私语》太过素淡轻雅，喇叭是鼓角铮鸣，是奋进颂歌，藤蔓下，一个个番薯得令似地发了狠，正憋着劲儿往地底下钻，往胖往大长着！

蝴蝶拼命扇动翅膀，却永远飞不到天空中铁翅膀的高度。蝴蝶也不屑那轰轰的声音——那些傲慢的家伙并不懂季节已秋而低飞三米以一窥秋野之美。秋风起了，冬天还会远吗？蝴蝶似乎感知到冬的脚步正慢慢走近，它们有些惶惑，最后的舞步有些凌乱。天空昏沉沉的，舞台背景暗下来，很容易把蝴蝶带入一种何以为家的凄伤——属于它们的明艳的春和丰茂的夏已然过去。时光抛下一张巨网，铺天盖地罩下来，没有谁能逃脱它的追捕。

鸭子好像既没有冬来年关近的焦虑，也没有秋风乍起吹冷一池塘水的忧愁，它们照样在水中追逐鱼虾、寻找螺蛳。枯藤老树牵鸭，鸭食鱼螺人食鸭。鸭们全然不知，将有一把锋利的刀磨刀霍霍，在腊肉飘香的年关等待着它们。

虞美人美艳妖冶得与秋的天空、秋的土地格格不入，更适合它们的应该是绚烂的春和盛大的夏——它们像是有人恶作剧地在老妇头顶偷偷插了一朵大红花。

白日菊红得耀眼，它们黄色的花蕊向外一轮一轮延展，仿佛戴着一个小小的皇冠。阴而微冷的秋，正是白日菊怒放的时候。秋风中，白日菊开得泼泼洒洒，虽也有鲜艳的色彩，却让人丝毫感觉不到秋之虞美人那般的违和感。白居易写《咏菊》诗——“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莫不正是在赞美和百日菊一样的菊们在秋的萧索中恰到好处地留存了一点点春和夏才有的亮丽、水性、活跃和希望？

钻叶紫菀在春来“爱惜芳心不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它们更愿意学白日菊，到秋才一泄春光。它们的花朵上蓬蓬生出一球白絮，蒲公英的灯笼一样团着、笼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为了那个浪迹天涯的梦，它们已把秋风等了好久、好久。

虞美人、白日菊、钻叶紫菀嫩嫩的花蕊上，蜜蜂、蚂蚁在拼命采撷、吮吸，为过冬做最后的储备。天地以万物为刍狗，也呵护万物如慈祥的母亲，她懂得把足够的时间给予每个即将越冬的生命——春华秋实，卑微如蚂蚁，也有在秋天收获的权利。

冷峻，萧然，苍黄，留白的想象，是秋。舞蹈，奔跑，开放，生命于无声处喧腾，也是秋。大地画册的秋天表达就是如此深沉而丰富……

## 父亲依然精神不老

□杨力

父亲走不动了。

他住进ICU，因为心衰。一道墙，让父子咫尺天涯。

守在病房外，我眼睛一闭，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穿军装的父亲。那时他多年轻啊，一身戎装，身挎钢枪，浑身的英武气，直穿时空，一直驻留心间。

转业后的父亲潇洒不减，经常在篮球场上飞奔，每一次带球上篮，都会引来阵阵喝彩声；逢年过节，单位要组织文艺演出，吹笛子、拉二胡、演奏手风琴，父亲的文艺细胞淋漓尽致。

父亲怎么会走不动了呢？

我上中学那会儿，离家20里。每周上学放学，得靠父亲用自行车接送。回程有一道缓坡，骑空车都累，每次我要下车，父亲就说冲上去。冲到半坡上，自行车比走路还慢，但父亲脚劲无比，俨然一个大力士。那时候我就想，我的父亲无所不能。

父亲喜欢捣腾，人近中年第一次分到新房，为了节省开支，他决定自己做家具。做沙发、做茶几、做衣柜、做饭桌，一有闲暇就比比画画、锯锯改改，竟然现学现做完成了家具的主要“大件”。母亲又惊又喜，老朋友们赞不绝口。

父亲能“武”也能“文”。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熟悉格律，特别喜欢写旧体诗。那时还没

有智能手机，父亲写好的诗歌无处展示，只好誊抄在笔记本上，周末我和兄弟从学校归来，父亲就会很得意地吟诵。可那阵我们的兴趣是要游戏打坦克和魂斗罗，而母亲的注意力又在一日三餐上，没有听众的父亲只好“对牛弹琴”。

多年后我们参加工作，只能逢年过节回老家见一次父母。有一回和父亲饭后散步，突然发现走在我前边的父亲，身子有些佝偻。那个身挎钢枪、在球场上飞奔、在舞台上吹拉弹唱、在格律里风花雪月的父亲忽然不见了，他的胸膛不再挺直，双鬓已经泛白，我第一次感到岁月无情，父亲，老了。

又过了多年，最寻常的时光，也变成了最残酷的利剑，一点一点剥夺着耄耋之年父亲的健康。在球场边，我们用轮椅车推着走不动路的父亲，看他的孙儿像他当年那样拍着篮球满场飞奔。父亲欣慰地笑了，阳光斜刺里照过来，照着已老去的父亲，投下一个瘦成一条线的影子。

ICU病房，护士走出来，告诉我们父亲已经脱离了危险，很快就将转入普通病房。护士还专门帮我们拍了照片，病床上的父亲，一脸憔悴，仍微笑着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是啊，即便已老得像一个影子，但父亲精神不老。他在我心中，永远潇洒、挺拔……

##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朱晓梅

女儿赴港读研。定酒店、定机票、倒腾电话卡、关注天气、关注疫情……所有需要了解的，她都自己搞。

毕竟是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语言习俗与内地大相径庭。私心里也有借此一游的动机，凑上脸去问：“需要我们送么？”

女儿睨我一眼：“去时隔离21天，回来隔离21天，你是钱多还是时间多？”虽然是怼答，却不得不承认，理由无可反驳，钱和时间，尤其是钱于我，是奢侈。所以，选择直飞还是先到深圳再过关，女儿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钱，是要用在刀刃上的。香港出租车是两百米一计费，矿泉水10元一瓶，鸽子房床位月租好几千，我是吃错药了才会选择直飞。”

在现实面前，女儿比我清醒。她早已不是那个粘着我的小女孩了。那个时候，她是追着我的脚步，想与我并排行走。走着走着，她就越过我到前面去了。

第一次带她到成都，她说与同学约好去看大熊猫，不要我们陪。千叮万嘱路上小心，别忘记站台和转车的车次。晚上十点，人还没有回。电话打不通，我心急火燎一遍遍拨打关机的电话，想着万千可能，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十一点多，见到女儿安全无恙的笑脸，怒气和力气瞬间消失。我瘫坐在沙发上，听她解释：手机没电了，还好记住了站台和车次。

她第一次坐飞机去厦门旅游是高考后。我心底实在不放心，一是怕她私底下交了男朋友，二是怕她上当受骗，建议她找几个同学，理由是男同学可以帮助拎包，女同学可以省住宿费。因为在国内，担心的尺度有距离可量。这次可不一样，她一个人，拎两个大箱子，背一个硕大的旅行包，独自去香港。

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可要过层层安检。

女儿发来等候过关的照片，是艳阳十里，天蓝云白。光看地面明晃晃的太阳，就觉得热浪上涌。“终于上车了。”

……

女儿在APP上买的虚拟卡，只能发消息。等候的时间格外漫长。

“下车了，司机下错了地点。我说不是，他把车开走了。”我无法想象，女儿拖着两个大箱子，背着个大行李包，戴着口罩，顶着烈日，茫然无措四处询问的样子。

后悔如潮水样涌来。如果我去，是否会如此？虽然我也不懂粤语，外语早已还给老师了，但是至少，我可以帮着背包，帮着打伞，帮着守候。

送地上组合车那天，天气炎热。行李、人一上车，车很快疾驰而去。我抬眼望了许久，想起龙应台的《目送》：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晚上六点，离女儿下车过去近两小时，她打来视频电话，哇哇啦啦地解释说：听不懂粤语，全靠一双脚，走了两公里，终于找到了隔离酒店。已经连上WIFI，下了APP，点了外卖。香港的街道好窄，只有双车道，街上没有电瓶车自行车。路上行人全部戴口罩，来去匆匆……

女儿打开蜗居的窗帘，给我看香港的街道。窗外华灯闪烁，一片祥和。

挪开手机，我悄悄抹抹眼角。她的天空，只有她自己去飞翔了。其实，她成长的过程，就是往前飞的过程。飞翔的远近，手机能触摸到，我却不能干预。

我能做的，只有让她走过的路，无论距离多远，都明亮在我的眼眸中。突然想起车继玲的歌，觉得那句词极好：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是我们年轻时流行的歌曲，女儿或许没有听过。但我希望，她能够知道。